

蝴蝶季

这么远那么近

晴空蓝兮·著

隔着城市的灯火，
他和她之间是两颗心的距离。

I247.5/1755

2008

这么远那么近

隔着城市的灯火，
他和她之间是两颗心的距离。

晴空蓝兮·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这么远，那么近 / 晴空蓝兮著.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8.12
ISBN 978-7-80173-833-2

I. 这… II. 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0492 号

这么远，那么近

作 者 晴空蓝兮
责任编辑 陈杰平
策划编辑 何亚娟
美术编辑 姚 静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北京永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6 开
16 印张 26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833-2
定 价 25.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 64270995 传真：(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010) 84257656
E-mail：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这么远，
那么近

目录

第一章

这世上许多事都在经历着由盛而衰的过程，
通常高潮过后，便是令人惋惜的萎靡。 7

第二章

其实只要稍稍向前一探，便可将那份柔软
的温暖重新握于掌中。 18

第三章

她和他，简直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29

第四章

仅是一场恋爱就使得元气大伤，哪里还有
气力再对另一个人再动一次心？ 41

第五章

那些仿佛遥远其实又不算太远的回忆再次
如同藤蔓一般无声无息地缠绕上来，渐渐扼得她
不能呼吸。 53

第六章

她一直摸不清叶昊宁的情绪，就好像永远
都不知道他的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65

第七章		
他沉默了一下，突然说：“……小颖，我们和好吧。”		75
第八章		
夫妻之间哪有不吵架的呢？可如果双方互不相让，最终谁也得不到好处，只可能一拍两散。		85
第九章		
恐怕自己真是错得离谱，没有人会一直留在原地傻傻等候。		101
第十章		
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		113
第十一章		
这个女人明明大多数时候都像小孩子，喜怒哀乐一眼便能被看穿，可他有时却又觉得自己其实从没走近过她。		124
第十二章		
能把这样一辆百万以上的名贵新车随随便便就交到她手上，车主的心理素质一定要非常好才行。		136
第十三章		
她看不出他有多好，心思倒是深沉得可怕，时常将她玩弄于股掌之间。		146
第十四章		
白衣胜雪，终于还是被漫漫烟尘给掩盖淹没，从此脱离了她的世界。		158

第十五章	
认识相处这么久，从来都只有她看不透他，而自己在她眼中，却仿佛一直都是透明的。	171
第十六章	
久而久之，竟也成了一种习惯，如同他的存在是一种习惯一样，记住他曾经所有的好也成了习惯。	182
第十七章	
她不敢问，没有勇气问，因为她从来都不是个勇敢的人。	193
第十八章	
在需要相爱与信任的婚姻里，或许她和他，全都不是合格的参与者。	204
第十九章	
原来二十年的时间，无论经历了怎样的分合纠葛，终究还是将对方永远留在了自己心里的最深处。	215
第二十章	
那些曾经以为离自己十分遥远的东西，如今才知道，近得触手可及。	227
尾声	
他相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就如同相信终有一天会有另一个女人让他爱上一样。	241
番外	
虽然他并不是那个自己从小期待着的人，可是，她也同样不再是过去的她了。	247





第一章 Chapter 1

这世上许多事都在经历着由盛而衰的过程，通常高潮过后，便是令人惋惜的萎靡。

服务生终于将咖喱蟹端上来的时候，肖颖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其实十分想发一顿脾气然后拂袖而去，但最终仍是扬了个笑脸说：“谢谢。”

这家泰国餐厅的上菜速度是出了名的缓慢，可偏偏许一心是常客，对这里的招牌菜赞不绝口，几乎百吃不厌。

对此肖颖感到十分佩服，只因为自己对食物的爱好一向变化多端，就连平时在家里做菜，也要对着菜谱争取每天换花样。

而许一心令她佩服的另外一点，便是非常能说，从来的路上开始，唠叨几乎就没停过。

某个名字在耳边出现无数次之后，肖颖终于忍不住，不耐烦地劝道：“别提他了，好吗？让我安安静静吃餐饭吧。”

可是，这位闺蜜到底还是不肯放过她。

在休息了十来分钟之后，许一心从洗手间回来，刚坐下便说：“猜我刚才看到谁了？”

她一时好奇，顺口就问：“谁呀？”

“叶昊宁。”

“许一心！”她终于抬起头，“你是存心让我不痛快，是吧？”

“你别不信，真是他！奇怪吧，我刚才也以为看错了呢，怎么他会跑到 B

市来。”

肖颖的动作停了停，过了一会儿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有什么好奇怪的？也许他在这边有生意。”她说的是也许，只因为连她自己都不清楚，叶昊宁的工作范围究竟覆盖了多少地方。

其实她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他从来不会告诉她，而她也总是兴趣缺缺。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导致最终的分开吧。

刚端上来的咖喱蟹香气四溢，她却好像突然没了胃口，放下餐具喝了口水，漫不经心地从窗边望下去。

几十层的高楼，底下车水马龙全都汇成细细的黑线，在拥挤的道路上缓缓流动。远处的夕阳染红了半边天空，空气中仍浮动着七月末燥热的分子，这种时候待在清凉的餐厅里实在是件乐事，可肖颖只是忽然想要尽快离开。

她并不怕叶昊宁，只是不想见到他，在这里，在此时。

可是该来的终究还是躲不过，就在结完账等电梯的时候，她从光可鉴人的金属门板上看见了那人修长的影子，从后面步态从容优雅地走过来，就停在她们身后。

显然许一心也看到了，迅即用手肘顶了她一下。她在心里苦笑，哪里还用得着旁人提醒？她对他已经熟悉到闭着眼睛只听脚步声都可以分辨出来的地步。

可是伴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她倒是从没见过。

倒影在金属面上有稍许的扭曲变形，但她还是能够确定对方是位高挑纤瘦型的美女，穿着很妥帖的夏装连身裙，颜色是无云如洗的天空，两人身高匹配，挨得极近。

真是一对璧人。

进电梯的时候，肖颖站在最外侧，伸手按了一楼的按钮。很快，身后便又伸过一条修长的手臂，堪堪擦过她的腰际。那只手指同样修长匀称，将地下一层停车场的按钮点亮。

她目不移视，只是微微侧了侧身，两只手很正统自然地交叉在身前，一动

都没动，仿佛真是陌生人。

然后，电梯缓缓下行。

等上了计程车，许一心终于忍不住，显然快憋坏了，长出一口气说：“我真服了你们了。”然后又摇头叹道，“真能装啊！我今天算是大开眼界了。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可肖颖却想，也不枉和某人认识相处了这么久，默契好歹还是有一点的嘛。在这种场合，又正是敏感时刻，他带着位女伴与她狭路相逢，那么装作彼此不相识，大概真是最好的选择。

谁知没过两天，却再次见到那个某人——叶昊宁。

那晚恰逢公司举办周年庆祝酒会，一部分员工被告知要盛装出席。

其实肖颖来这家公司的时间不算长，许多人事关系都还没处理清楚，既然上级这样通知了，她当然也不好违逆，只得推了原定的约会，又匆匆上街去买衣服。

刷卡的时候，多少还是有点心疼的，只后悔为什么当初没多带些行李来B市，家里明明还有许多小礼服和鞋，几乎都是全新的，最多只上过一次身。

因为叶昊宁似乎有个习惯，总喜欢让她穿着新衣服去参加大大小小的宴会，并且，从来不许重复。

家中的衣服自然也就多起来，连衣帽室都是一人一间。

偏偏他的记性又极好，有时她因为自己的喜好，便暗地里耍一点小花招，穿件旧的妄图蒙混过去。比如，换一套配饰，或是几件之间交互着做另一种搭配，明明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却总会被他一眼看穿，于是不得不回去脱掉重换。

后来有一次，肖颖向许一心提到这事，许一心却说：“多配啊。你们俩，都是喜新厌旧的主。”当时她正在搜寻餐牌里的新菜式，听了不由得一愣，不但没法反驳，心里竟也突然很有几分赞同。

总需要有某些相似的特质，原本陌生的一男一女才能走到一起吧。当然，如果这也能算是一种特质的话。

外企的酒会办得十分专业而热闹，可是肖颖穿行于这盛大的场面之中，却觉得百无聊赖。



到处都是正统的西装礼服，云香鬓影，举着酒杯谈笑风生，似乎每一张面孔都是相似的。她认人的本领一向不高，这时更觉得头痛恍惚，想要去找平日里要好的同事，谁知才走了两步，便听见身后有人叫她的名字。

公司总裁是外国籍的华裔男士，朝她招了招手说：“Fanny，过来一下。”她转身，目光飘过去，恰好对上那双熟悉深邃的眼睛。

他为什么也在？她着实一愣，可脚步还是向前迈去。

总裁说：“叶总是特意从C市赶来参加我们酒会的。我记得，你以前好像也是C市的？”

当然，人事资料上写得清清楚楚。她只好点头。

“那正好，一起陪陪叶总。这样说来，你们二位算是老乡了？”

她笑了笑，说：“我的祖籍在另一个省，是后来才迁去的，只在C市待了几年而已。”

叶昊宁端着酒杯站在一旁，闻言微微眯起眼睛，水晶吊灯之下的目光深不可测。

居然这样急着和他撇清关系？于是极轻地笑了一下，适时插进话来：“即使不是老乡，那也算是有缘了。我想，待会儿的第一支舞，能不能请您一起跳？”

肖颖用余光看到总裁脸上的笑容，想了想，也扬起嘴角点头：“我很荣幸。”

真是说到做到。舞曲响起第一个音节的时候，肖颖便被那个男人拖到中央，开始了华尔兹的旋转。

她本来晚上就没吃什么东西，又喝了一点酒，身上正微微发凉。此时叶昊宁的手托着她的腰，掌心温热，那份温度就透过极单薄的衣料熨帖在肌肤上，竟然十分舒服。

她下意识地往后靠了靠，他的声音就从耳边低低地传过来：“我怎么不知道你的英文名叫做什么Fanny？”

因为语气中带了点调笑，让她觉得更像是嘲讽，于是选择闭着嘴不出声。

他又说：“Fanny，自由的人。真可惜，与你目前的现状有点不相符。”

她抿着唇一咬牙，挣了挣，他的两只手却将她禁锢得更紧。

“乖，别动，好好跳舞。”明明那样用力，头顶传来的声音却轻柔得近乎蛊惑。

“你到底想说什么？”她终于抬头，乌黑漂亮的眼睛里有隐忍压抑的怒火，“或者说，你大老远跑来这里，究竟想要做什么？”

“我想做什么？”他微微扬起眉，英俊的脸上露出似笑非笑的神情，“如果说只是因为想你了，你会不会相信？”

她冷下脸不回答，他却似乎一点都不受影响：“既然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又何必问这么多呢？”脸上笑容更盛，只是眼底太幽深，那抹笑意并没能传达到那里。

酒店大堂金碧辉煌，华尔兹音乐婉转悠扬，华服美裙，到处充斥着美好醉人的香氛，在这样的气氛里，实在不适宜争吵。

肖颖或许是有了这层认知，又或许只是突然觉得累，酒精和香水混和的气味让人疲于思考，于是渐渐沉默下去。

她在他的怀里，被那样熟悉的气息环绕着，仿佛身体里每一根神经都在松懈，于是任由叶昊宁将自己带着满场起舞。

结果一曲完毕，众人停下来，肖颖退到墙边微微气喘。

叶昊宁站在一边冷眼旁观，只见她的背脊在眼前轻轻伏动，线条单薄柔弱，那只垂在身侧的手都抬到了半空中，可终究还是不动声色地插回口袋里，只是淡淡地说：“体力太差。”

她最近是真的缺乏运动，新的工作环境和人事关系，已经足够让她疲于应付。周围的同事个个优秀，处在竞争压力颇大的陌生氛围里，哪里还抽得出时间去健身？

本来上周许一心约她去晨跑，结果她想都不想就一口回绝掉。每天神经紧绷，早上唯恐不够睡，连叫醒闹钟都需要设两三个才行。晨跑？这么奢侈的运动，离她实在很遥远。

许一心送来一个鄙夷的眼神，说：“真是猪啊。”

“别说那个字。”她当时脸色不快，有点孩子气，“讨厌那样的形容。”

“怎么，以前大学里这样叫得还少了啊？那时也没听说谁讨厌的。是不是



勾起你不愉快的回忆？是不是叶昊宁也这样叫过你？现在你们两看相厌，所以恨屋及乌了？”

“自己去翻十万个为什么吧。我没空理你。”她抽出一本杂志，靠在床边装模作样地读起来。

事实上，叶昊宁确实这样称呼过她，不过那只是当初刚认识的时候。那时他似乎很爱和她开玩笑，到了后来，就渐渐少了。

这世上许多事都在经历着由盛而衰的过程，通常高潮过后，便是令人惋惜的萎靡，到最后重归于零，一切又回到初始状态。

而她与叶昊宁，似乎就正在走向衰亡的终点。

酒会还没结束，肖颖便悄然退场，先去化妆间将之前的宴会妆卸掉，又抹了随身携带的保养品，才踩着磨脚的高跟鞋走出酒店大门。

外面依旧灯火通明，连低矮的花园和草坪间都有莹白的灯光，只是空气闷热异样，云层压得极低，看样子似乎是暴雨来袭的前夕。

叶昊宁的车就停在门口，她竟然不知道他何时也溜了出来，明明刚才还与她的总裁交谈甚欢。

车窗徐徐降下，叶昊宁只留给她一个侧脸，并不看她，也不主动开口说话，车内猩红的火光微闪，很快就有淡淡的烟雾飘出来。

似乎极有耐心，只是在等她上车。

这样闷热的天气里，放着名贵好车不坐，偏要去拦计程车，这简直是在和自己过不去。因此肖颖只想了想，便拉开车门坐进去。

结果却是引狼入室，叶昊宁一路跟着进门，她面无表情地瞪他：“你干吗不去住酒店？”

得到的回答是：“我临时才决定要过来，订不到房间。”

这倒是事实，最近正在开会，到处人满为患，早几个星期以前就有在本市做酒店业的朋友说，他们的房间已经通通预订出去。

可肖颖还是保留了三分疑问，心想像叶昊宁这样的人，一向是非五星级不住的，她可不信这时候就连一间房都找不到？

但此时想再多都也已经晚了。叶昊宁虽是第一次来，却放松随意得仿佛回到自己的家，扯了领带随手丢在沙发上，头也不回地说：“我先洗个澡。”

他身上那件竖条纹的衬衣还是她去年买的，好像西装也是的，但她记不太清了，因为他颜色和款式类似的衣服太多。

只是在那一刹那，她似乎有些恍惚，真以为还在C市的那栋大房子里呢，下意识便“嗯”了声，转身要去给他拿换洗衣服，直到走了两步之后才陡然醒悟过来，顿住脚步，只见叶昊宁也正望着她，一双漆黑狭长的眼睛在灯光下更显得深邃异常，嘴角微挑，仿佛心情不错。

她心里却着实恼火，为他的突然出现，为他的不请自来，更为这长久以来养成的一时半会儿无法改掉的习惯。

但是最终还是不得不帮他准备寝具，连前阵子才新买的被套都拿出来，可某人还是非常不满意。

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不屑，或者愤怒。

“你要我睡在这儿？”发梢还在滴水，叶昊宁的眼角却仿佛结着冰。

“不然呢？”她也语气不善，假笑道，“你总不会是想让我睡沙发吧？”明明分开没多久，怎么连一贯的绅士风度都没了？

他面无表情：“肖颖，需不需要我提醒你，卧室里的床才是睡觉的地方。”

“不行。”她无视他沉下来的嘴角，丢下枕头转身要走。

“理由？”

“我们不能睡在一起。”

话音刚落，她的手便在下一刻被攫住，气力并不大，却足以令她无法挣脱。

叶昊宁的脸色彻底冷下来，在鹅黄的灯光下线条僵硬，声音低凉：“为什么不能？别忘了，你是我老婆！”

“恐怕是你忘了，我们正在分居。”她也不甘示弱。

“只是分居，我们还没离婚！”最后两个字的音量终于扬起来，他才发现自己的情绪竟然有些失控，不禁微微闭了闭眼睛，将胸口的怒火强行压抑下去，然后重新平心静气地看她，声音略低，“别闹了，好不好？我今天很累。”说完放开她，自顾自躺倒在大床上，留了右侧的位置出来，那是她一直以来所习惯的方向。



或许他今天是真的累了，闭上眼睛似乎很快就熟睡过去，呼吸悠长均匀。

肖颖站在床边，居高临下地看着，其实心底有一瞬间的柔软。将近两年的婚姻关系，他却极少在她面前露出这样疲惫的一面，此时大半张面孔陷在阴影里，脸上的神情安宁静切得近乎有点儿不真实。

即使心里仍旧别扭，但终究还是不忍心去吵醒他，只好去拿了条专门吸水的干毛巾来，动作略带小心地替他擦拭头发。

第二天照例和许一心吃饭，肖颖一时没忍住，就把这事说了出来。

结果引来意料之中的惊呼：“这么说来，你们和好了？”

“没有。”她一心一意地切着黑椒牛排，谁知刀子正好卡在一大片筋上，怎么拉都拉不动，她有些气馁地停下手，抬眼便见到对面那人一脸期待的样子，不禁没好气地撇了一下嘴角，“他就住一晚，今早已经走了。”

大概是天还没亮就离开了，那时正是她最好睡的时候，所以一无所觉。只是醒来之后看见空荡荡的枕畔，才不免觉得奇怪，因为叶昊宁向来不早起，今日算是破天荒，而且居然连招呼都没打一声，也不知这么匆忙是干什么去了。

但许一心显然不认同，只说：“可是你们在分居啊，小姐！难道你忘了自己为什么会千里迢迢来B市工作？不是打算彼此冷静一段时间，然后就离了吗？现在又让他上了你的床，这算怎么回事……”

她的声音一向大，无所顾忌的样子，肖颖分明看见旁边餐桌的客人正微微侧目，连忙轻声细语地打断她：“公众场合，注意点影响好不好？再说我的床那么大，各睡各的，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可能吧。”许一心不相信，眼神斜斜睨过去，“你搬来这里少说也有一个多月了，如今好不容易见了面，竟然会相安无事……”停了停，又补充，“……一整夜？”

“就是这样。”肖颖点点头，转身一扬手叫来服务生，和气地说，“能不能替我换把更锋利的刀？要不然，就请重新做一份不怎么强韧的牛排。”等那服务生端着盘子离开之后，才接着刚才的话题说，“多匪夷所思，是吧？可我不觉得奇怪。”脑海里突然就冒出昨天电梯门前的那个影子，其实她连对方面容都没怎么看清，可还是相信叶昊宁与那女人关系不错。

可不是吗？一起用餐，又靠得那么近，餐后还要充当司机，当然不错。

这样想的时候，肖颖才发现自己竟然还是有一点嫉妒的，毕竟那个人曾经对自己那样好，万般宠爱。

过去他对她微笑的时候，眼底墨色流动，眼角边有极浅的笑纹，似乎是真的开心，而绝非如今这般，总是似笑非笑，带着可疑的嘲讽和揶揄。

人们常说的七年之痒，在她与叶昊宁的婚姻生活中，被足足提前了三分之二的时间。

来得实在太快。

下午回到公司刚打开 MSN，便有邮件弹出来，肖颖呼吸未定，看着邮件上的标题，突然呆了呆。

明明刚从外面回来，窗外艳阳似火，连空气都仿佛快要燃烧起来，可此时背后的汗意却迅速地尽数退去，反倒覆上一层紧缩的冰冷，牵动着心脏，就连握着鼠标的指尖都因为寒凉而微微发颤。

旁边恰好有同事察觉到异样，小心翼翼地问：“Fanny，你还好吗？脸色这么差……”

她才恍然，强自笑笑：“没事。”定了定神，这才食指微动点上鼠标。

极轻微的“咔嚓”声响过后，网页跳转，不过一两秒的时间，却恍若经年。其实偌大的屏幕，只有一行字迹，其余全是整片整片的空白，肖颖只觉得自己好像突然得了阅读障碍症，盯着那句话看了许久，才终于明白过来意思。陈耀回来了。

她悄悄地伸手抵住桌沿，心脏轻轻抽痛。

那个曾经，属于她的陈耀，回来了。

给何明亮打电话的时候，肖颖早已经平静下来，可并不打算装作若无其事，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当头质问：“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何明亮没心没肺地笑：“都是同学，怎么能说没关系？其实，班里每个人我都发了一封，是群发，懂不？”

原来并不是单单通知她。肖颖也觉得自己的反应过激了，于是平静下来：“聚会我没时间。”

“小颖，不要这样。”电话那头的声音终于正经起来，“何必搞得这么僵？”



“我是真的没时间。”语气却软弱得连自己都觉得没有信服力。

果然，何明亮在那边若有若无地叹气：“说谎从来就不是你的专长。”

她沉默，心口某一块地方再度微微疼痛起来，明明尘封这么许久，明明早该结痂痊愈，可如今悄悄揭开来，才发现原来仍旧是鲜血淋淋。

从来不曾愈合过，就如同陈耀这个人，她自以为将关于他的记忆抛到九霄云外，其实根本没有忘却。

聚会定在第二天晚上，巧的是，当年班上绝大多数同学都将工作签在了B市，这里人气最旺，所以当初肖颖与叶昊宁协议分居的时候，才会首先想到这里。

算是为陈耀接风的酒席，可肖颖终究还是没有去。

其实她下班回家后也犹豫过，甚至找了许多套衣服出来，可就当她在镜子前面逐一比画的时候，猛然看见额角那个细小伤疤，突然就停住了所有的动作。

那是他留给她的。

虽然如今早已不会再痛，虽然平日隐没在刘海里根本不易察觉，虽然大多数时候连自己都已经忘记了，但它始终真实存在着。

那是在无数甜蜜绮丽的时光之后，他以决绝的方式，送给她的一道永久的纪念。从此便如一把利刃，划破过往所有的美好。

将衣服摊了一床，肖颖进到浴室里足足泡了一个钟头的澡，又顺带做了个面膜，结果差点在浴缸里睡着，爬出来的时候好像全身皮肤都是皱的。

她这才觉得饿，而且晕，扶住墙壁缓了好一会儿，才将眼前短暂的黑暗驱赶走。

她突然想，幸好叶昊宁不在，否则恐怕又要挨骂。

她一直有轻微的低血糖，经不起饿，更经不起在饥饿状态下在热水里泡这么久。可她偏偏喜欢胡来，只要兴致到了就完全不把这禁忌当一回事。

有一回饿过了头，还蹲在地上和小狗玩，谁知等到站起来时，直接眼前一黑晕了过去。